



新世紀叢書・傳記

美國國家暢銷書 National Bestseller

弗洛伊德傳

1 1856~1905



史學巨擘 耶魯大學教授

彼得·蓋伊 Peter Gay◎著

梁永安等◎譯

A Life for Our Time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弗洛伊德傳／Peter Gay 著；梁永安等譯．--

初版．--臺北縣新店市：立緒文化，民91

冊：公分．--（新世紀叢書）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譯自：Freud: a life for our time

ISBN 957-0411-60-0（全套：平裝）．-- ISBN

957-0411-61-9（第1冊：平裝）．-- ISBN 957-

0411-62-7（第2冊：平裝）．-- ISBN 957-0411-

63-5（第3冊：平裝）

1. 弗洛伊德（Freud, Sigmund, 1856-1939）--

傳記 2. 弗洛伊德（Freud, Sigmund, 1856-1939）--

學術思想 -- 心理學 3. 精神分析論

170.189

91016947

弗洛伊德傳（I）

出版——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作者——Peter Gay

譯者——梁永安等

發行人——郝碧蓮

總經理兼總編輯——鍾惠民

主編——許純青

行政專員——林秀玲

行銷專員——劉健偉

地址——台北縣新店市中央六街62號1樓

電話——(02) 22192173

傳真——(02) 22194998

E-Mail: Address: service@ncp.com.tw

劃撥帳號——1839142-0號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帳戶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426號

行銷代理——紅螞蟥圖書有限公司

電話——(02) 27953656 傳真——(02) 27954100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32號4樓

排版——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祥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敦旭法律事務所吳展旭律師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黃台芬律師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分類號碼——170.00.000

ISBN 957-0411-61-9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91年10月初版 一刷（1~3,500）

Freud: a Life for Our Time Copyright © 1998, 1988 by Peter Gay

Complex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W. Norton & Company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2 by New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定價◎360元



新世紀叢書

當代重要思潮・人文心靈・宗教
社會文化關懷

弗洛伊德傳

1 1856~1905

弗洛伊德：為我們的時代而寫

Freud: a Life for Our Time

作者◎Peter Gay

譯者◎梁永安 等

導讀◎林耀盛、劉森堯

人無論尊卑，不分貴賤，
皆適用那些對正常與病態一視同仁的行為法則。

——弗洛伊德引自〈達文西的兒時回憶〉

弗洛伊德傳

【目錄】 全書總頁數共 1432 頁

I

一九九八年英文版序 9

一九八八年英文初版前言 14

〈導讀一〉：探勘精神分析的地景

林耀盛 23

〈導讀二〉：如何閱讀弗洛伊德

劉森堯 36

奠基期：一八五六—一九〇五

第一章 知識的貪求 I 1

回憶的滋養 7

研究生涯的誘惑 35

戀愛中的弗洛伊德 59

第二章 醞釀中的理論 I 101

一位必要的朋友與敵人 102

歇斯底里、投射與困窘 123

自我分析 151

第三章 精神分析 I 189

夢的祕密 192

獻給心理學家的心理學 213

從羅馬到維也納：一段緩慢的進展 236

性慾地圖 252

II

深究期：一九〇二—一九一五

第四章 四面受敵的宗師 II 3

五十歲 4

感官之樂 18

星期三心理學社 33

外國人 42

第五章 精神分析政治學 II 79

榮格：加冕的王儲 80

美國插曲 94

維也納對抗蘇黎世 105

榮格：後來的敵人 123

第六章 療法與技術 II 167

疑竇重重的首演 171

經典性的兩課 186

事出有因：達文西、施列伯、弗里斯 204

事出有因：狼人政治學 231

臨床技術手冊 243

第七章 應用與涵蘊 II 275

有關品味 276

社會的基礎 304

重繪心靈地圖 323

歐洲的終結 335

III

修正期：一九一五—一九三九

第八章 侵犯性 III 3

牽連甚廣的重大事物 4

風雨中的和平 22

死亡：經驗與理論 44

愛慾、自我，及其敵人 64

第九章 生死相爭 III 103

死亡的陰影 104

安娜 121

成名的代價 148

活力：柏林精神 169

第十章 黑暗大陸的搖曳火光 III 197

蘭克事件及其結果 198

醫生的兩難 228

女人，黑暗大陸 245

第十一章 人性使然 III 293

對抗幻象 294

文明：人類的困境 323

醜陋的美國人 338

戰利品與訃聞 362

第十二章 死於自由 Ⅲ 405

災難政治學 406

反抗之作為自我認同的方法 418

奧地利完了 438

一個斯多噶派之死 465

〈書目研究〉 1

〈人名索引〉 77

〈名詞索引〉 89

一九九八年英文版序

彼得·蓋伊 (Peter Gay)

一九八八年，我首度出版弗洛伊德的傳記時，一場論戰正圍繞著他，如火如荼地開展，這種情形，跟他生前所經歷的斑斑論戰絲毫不遜色。他曾冷冷地預測，自己會驚醒沈睡中的人類，而他的確成功了，也引起人們五味雜陳的感受。十年之後的今天，關於弗洛伊德的論戰仍不斷擴大，因此，他的生命依舊持續影響著當代。就此而言，今天攻擊他的綿延砲火固然來自不同領域，有宗教方面，也有世俗方面的理由，但是，即使只是跟十年前比較，就當代的趨勢而言，引發更激烈批判與辯護之聲的焦點，毋寧更集中在弗洛伊德的生活與著作上（當然，這兩者是緊緊糾結在一起的）。跟其他現代歐洲文化舞台的要角比起來，弗洛伊德的身後報導之多，無人能比，然而，出人意表的是，他的脈搏卻從來沒有停息。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些排山倒海、毫不留情針對他的攻擊，也無須一波一波捲土重來。

這些鞭屍、驗屍之舉，不只來自嚴苛的心理學家、多疑的精神醫師或忿忿不平的支持者。報刊評論也有跟進的趨勢，它們頗為狐疑，觀察著弗洛伊德聲譽的起起落落，形成推波助瀾的效果。《時代雜誌》在一篇頭版文章中質疑，弗洛伊德是否真的已死，而

寧願認為他已死去；《紐約雜誌》的封面，則出現了一幅弗洛伊德面容憔悴的畫像，面頰還流下一滴孤單的眼淚；流通量大、在文化圈頗具影響力的《紐約書評》，則不遺餘力，為弗利德力克·克魯斯 (Frederick Crews) 提供了源源不絕的發言空間，讓這位以消滅弗洛伊德及其著作為職志的仁兄，暢所欲言。經過了三十年，曾經在一九五〇年代光芒四射的精神分析，如今卻捉襟見肘，處處碰壁。而精神分析既然是由弗洛伊德一手創建起來，攻擊精神分析，便無異於攻擊弗洛伊德，雖然這句話並不適合由我來說，但是，我打從心底以為，弗洛伊德的外顯立場，已讓我們迫切需要一部可靠的傳記。

如果我們問的方向沒錯，我們想知道，弗洛伊德和他的學說未來在心理學領域究竟會扮演什麼角色？檯面上各種耀眼的心理治療對手（並非全都來自加州）〔譯者按：加州有許多心理治療傳統路線不走弗洛伊德路線，譬如已有三十年以上歷史的「加州整合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Integral Studies)，就強調更接近榮格派的身心靈整合路線〕、藥物減緩某些心理困擾類型的興盛趨勢，以及針對心靈問題發展出來的各種生物學進路，使得弗洛伊德思想存在的價值越來越讓人存疑。但是，據此認定這些思想已老舊過時，卻是非常冒進的想法。很少人知道，年屆八十二的老弗洛伊德，在他的遺作《精神分析大綱》(An 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 中曾經主張，以某些尚未被發現的化學物質，來取代精神分析治療，換言之，這位精神分析之父，認為其精神分析觀點與神經精神醫學 (neuropsychiatry) 並無相悖之處，也就是說，要把這兩種看待心靈、面對心靈運作與失控的方式綜合起來，成為一個更龐大、完整的學說，似乎指日可待。不過，這份綜合工作所需要的思想

家，其原創性和大無畏的精神，絕不能比弗洛伊德差。

如果我們翻開本書的註腳，應不難明白，當初我為這本傳記進行研究時，有幸能無所顧慮地參閱弗洛伊德的全套信件，在過去的出版品中，這些信件雖然曾被運用過，卻多屬濫用。恩斯特·鍾斯（Ernest Jones）在三卷的弗洛伊德生平中，審慎刪除了他與弗洛伊德信件往返中某些最有趣的段落，顯然不想讓人注意到弗洛伊德是怎麼死的，或者，說得更白一點，不想讓人注意到弗洛伊德是在自己的要求下往生的。經過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的慫恿，鍾斯甚至修改了她父親幾近無可挑剔的英文。而弗洛伊德與卡爾·亞伯拉罕（Karl Abraham）、歐斯卡·費斯特（Oscar Pfister）、盧·安德烈亞斯——莎樂美（Lou Andreas-Salomé）的通信，在出版的書信集中也遭到令人髮指的竄改。至於弗洛伊德與桑朵·費倫奇（Sándor Ferenczi）之間的重要通信，就現行出版的信件中，也只有少數樣本足以採信。為了跨越這些因時代錯誤而造成的斷簡殘篇，對於這本傳記的寫作目標來說，查閱原件當然會有莫大的幫助，結果，我才得以首度公開大約二千個段落，有些從未問世，有些經過校訂。

我當然心存感激，但也僅及於此。我十年前就抱怨過，許多原始資料不見天日，如果我能取得這些資料，一定會對我描繪弗洛伊德的形象以及他所生活的世界大有助益。一直到我所寫的傳記出版之後，我才被允許閱讀弗洛伊德與其小姨子敏娜·貝內斯（Minna Bernays）的往返書信，然而經過證實，這一系列的書信集也令人痛心地被動過手

腳、縮水了，雖然我得以參閱這當中的許多信件，其跨越時段約莫在世紀之交——也就是他們倆可能曾發生婚外情的時段，但最後我保留了這一段。

在這兒我必須要插一句話，回答一個我最常被徵詢的問題：「弗洛伊德和敏娜·貝內斯真的有婚外情嗎？」以示慎重。這本書的讀者會發現，從我所取得的證據看來，我認為這樁韻事乃子虛烏有。但是，如果有任何新的史料足以證實有這回事，我隨時準備改變我的想法。某些批評弗洛伊德幾至體無完膚的評論者，會把有沒有這樁婚外情，視為精神分析的石蕊試紙，就好像一旦證明弗洛伊德通姦屬實，他的學說即將隨之土崩瓦解一般。可是，這種想法讓我覺得頗為荒謬，我在本書一貫主張，弗洛伊德的思想不能站得住腳，要依照思想本身的脈絡來判定。

雖然許多記載上的盲點依舊存在，但有一部分卻是無比真實的：也就是所謂的「未婚妻書簡」(Brautbriefe)，弗洛伊德與未婚妻的往返信箋。他們訂婚五年，聚少離多，幾乎每天給對方寫信。這些通信讓弗洛伊德的形象躍然紙上，更讓瑪爾塔·貝內斯(Martha Bernays)的形象生動無比。弗洛伊德寫給未婚妻的信，已有超過一百封以全貌或經過刪節出版（這裡面卻沒有她寫給他的信，只有我輾轉發現和出版的少數片斷），這不禁讓人引頸期盼，暗處裡還有數百封這樣的信件等著重見天日。我雖不相信這些信裡面有什麼大不了的祕密，但它們一定能夠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弗洛伊德的內在生活。當這些信札得以出版（或者學者得以一窺其內容）的那一天，也就是另一種版本的傳記將出現的那一天。

如果我今天才動手寫這本傳記，我會有什麼不同的做法？我想，大概不會有太大的差別。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師面貌之外，我會多談一點他屬於政客的那一面，我會重寫我對於施列伯個案（Schreber case）的看法，直到今天，這個案例還在激烈爭議中。除此之外，我想我可以站在文本一邊待命。畢竟，這本傳記在十年前上市的時候，獲得了熱烈的迴響，賣得很好，甚至成了美國、法國、巴西的暢銷書。書評給予正面的讚賞，並陸續翻譯成九種語言。當然，詆毀這本書的人也有，從極左派到極右派都對我砲聲隆隆。有些人認為我只不過是個打手，一味為既有的弗洛伊德學派事業辯護，把弗洛伊德當作偶像來崇拜；而狂熱的弗洛伊德學圈中人，則痛責我竟敢與大師意見相左，還把大師視為一個平凡的人。這些嚴厲的評論者都讓我甘之如飴，他們在無意間讓我肯定，我做了某些對的事情。我想像著這本新的平裝版，會引發一些關於弗洛伊德的新的身後報導，但我也相信，它們終將煙消雲散。

一九八八年英文初版前言

彼得·蓋伊 (Peter Gay)

一八八五年四月，在一封後來被眾人廣為引用的信中，弗洛依德告訴他的未婚妻，他已「快要完成一個計畫，這個計畫，會讓一堆人頭疼不已——包括一些尚未出世但註定歹命的人」。他指的是他的傳記作者。「我銷毀了過去十四年來所有的筆記、書信、科學摘要和我的著作手稿。所有的信札，我只留下了家書。」他寫道，面對關於他自己堆積如山的資料時，他覺得自己好像一頭陷溺在流沙裡的史芬克斯 (Sphinx)，即將被這些文件淹沒，只能在沒頂前，撐大鼻孔，強行呼吸。對於那些可能想描寫他生活的人，他頗為無情：「讓傳記作者幹點苦差事，我們不要讓他們太好得手。」他已經在翹首盼望，要看看他們寫他的時候，究竟會錯得多離譜。在為本書做研究和寫作的時候，我眼前常常會浮現這幅景象：弗洛依德這頭史芬克斯不再憂慮，擺脫了這批堆積如山、傳記作者夢寐以求的文件。往後的歲月裡，弗洛依德更不只一次重複這種破壞的姿態。一九三八年春天，他準備從奧地利赴英國時，他又銷毀了大批文件，幸好有機警的安娜·弗洛依德 (Anna Freud) 和瑪麗·波拿巴 (Marie Bonaparte) 王妃的從旁幫助，才從廢紙簍中拯救出一些文件來。

弗洛伊德還用了其他方法，讓他未來的傳記作者退避三舍。其中，弗洛伊德為書寫生平所下的某些評論，必定會使任何想要描寫他生平的人躊躇不前。他在一九一〇年所寫關於達文西的論文中指出：「傳記作者都以特定方式過度依戀他們筆下的主人翁。」弗洛伊德認為，他們早已選定了主角，因為他們強烈戀慕他，所以，他們的作品幾乎逃不開理想化的做法。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後，在歲月的痕跡、日益惡化的健康和納粹威脅的陰影下，弗洛伊德變得更刻薄。阿諾德·茨威格（Arnold Zweig）當時已準備要寫弗洛伊德的生平，弗洛伊德寫給他的信中說：「變成傳記作者的人，就等於讓自己不得不滿口謊言、文過飾非、偽善、巧飾，甚至不懂裝懂，因為，傳記的真相根本無法取得，即使我們能夠取得真相，也無法運用。」簡單地說，弗洛伊德一向對寫傳這檔事不甚信賴。

然而，在探索心靈的未知領域時，弗洛伊德卻隨時準備把自己當作實驗的白老鼠。他的史芬克斯隱喻雖然動人，但他其實常常自視為史芬克斯的征服者——伊底帕斯（Oedipus），只有這位勇士答出了史芬克斯的謎題，制服了這頭神祕的索命怪獸。弗洛伊德不只一次在觀察中嘆息，很少人曾經不顧自己的令譽，以莊嚴崇高之情，透露過自己的情感、野心和邪惡的念頭。對於他自己某些最洩露內情的夢境，他不僅報導，還加以仔細分析，同時，他也記錄了某些自己早年叫人尷尬的回憶；可是，另一方面，一旦他覺得自己原本珍視的祕密將來一去不返時，他又會抑制這股自我揭露的衝動。在中途突然結束詮釋他自己那個有名的夢——伊爾瑪（Irma）的注射之夢時，他理直氣壯地寫道：「誰要是急著譴責我做如此的保留，他就該自己試著說得比我還露骨。」他既是一位大